

“老巷烟火繁华”系列报道 ⑨

苏扬饭店：唇齿之间 乡愁留存

太原漪兴路上，大小店铺鳞次栉比，苏扬饭店在其中不显山不露水，甚是内敛低调。这是一间小馆子，也是一间“老”馆子。饭店开张至今，周围的招牌换了一批又一批，只有它，依旧是矗立在那里的“老邻居”。

家乡的蔬菜

52岁的陈建军，是苏扬饭店的老板。一开口，他南方人的身份便暴露无遗。陈建军来自高邮，高邮是江苏扬州下辖的一个县级市。他饭店的名称也正来源于此，“苏扬”，江苏扬州。

2002年，陈建军30岁。当年，恰逢太原一家酒店到他的家乡招工，厨师出身的陈建军毫不犹豫，一路北上来到太原，靠着拿手的淮扬菜，一路做到了厨师长。2010年，不满足于打工的陈建军开始自主创业，在太原的江苏老乡不少，可是地道的淮扬菜馆子却是寥寥无几，陈建军一合计，苏扬饭店就此诞生。

在主食的“天堂”山西，经营一家淮扬菜饭馆不容易，首先遇到的难题便是食材。对山西人来说，主食也可以当成一道菜，主食配主食，那都不是事儿。面，是碳水大省的荣光。而在陈建军家乡的淮扬菜谱上，茨菇、茭白、水芹菜……这些常见的食材，在太原是十足的小众蔬菜，有的人没见过，更有人听都没听过。这些菜，都是从家乡运来。而有一种北方常见的蔬菜——韭菜，陈建军也从家乡运来。南方韭菜和北方韭菜有何不同？陈建军抓来一把，“你看，我们那边的韭菜更细小一些，北方的韭菜更粗壮一点，南方的韭菜味道更加浓郁。”

淮扬名菜大煮干丝，所需食材豆腐干，产地同样来自陈建军的老家扬州，太原随处都有豆腐干卖，不能从本地购入



从南方运来的食材



吗？“这道菜需要把豆腐干削成片，再切成细丝，我们扬州的豆腐干更Q弹，好操作。”陈建军解释道。

家乡的美食

“我走过的的地方不少，所食鸭蛋多矣，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！曾经沧海难为水，他乡咸鸭蛋，我实在瞧不上。”作家汪曾祺在他的作品《端午的鸭蛋》中，这样描述家乡高邮的咸鸭蛋，汪曾祺念念不忘的家乡美食，也是同为高邮人的陈建军难忘的家乡味道，他将家乡的双黄咸鸭蛋带到了太原，一蛋双黄，好事成双，此间的美好寓意，陈建军希望带给每位食客。

离乡20多年，让陈建军念念不忘的还有家乡的汪豆腐。这是高邮民间一个传统菜肴，是深受高邮人钟爱的一道菜品。陈建军把它写进菜单，带到了太原人的面前。做法都和家乡的一模一样，先把豆腐和猪血切成细小丁块，豆腐要细腻、滑嫩、白亮，切成小块前，用开水先烫一遍，去掉豆腥味。配料也很讲究，高汤做底，配上少许猪血、猪油渣、虾籽。锅里下菜油和熟猪油，小爆姜丝，放入豆腐和猪血，不停翻炒，让豆腐保持不粘锅的状态。加高汤，待沸腾之后，放入淀粉勾兑，同时放盐、料酒、虾籽和猪油渣，起锅前放味精。装入碗后，放一点剁碎的蒜苗撒在上面，浇上

一点香油。出锅后先别着急品尝，看似没冒热气，实际烫得要命。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“这道菜你可需要慢慢品。”陈建军笑言道。

胡萝卜、火腿、青椒切成小粒，下锅大火翻炒，盛出备用，锅中放油打入鸡蛋，鸡蛋炒散，将米饭入锅翻炒均匀，再将之前炒好的蔬菜倒入锅中继续翻炒，撒上葱花，出锅。红绿分明，色泽透亮的扬州炒饭新鲜亮相。“这是低配版的，豪华版的扬州炒饭里面会放海参、鲍鱼，那可比这贵多了。”陈建军说，“咱们这平价饭馆，讲究的就是实惠正宗，做那种属实没必要。”

家乡的人

太原人老赵，退休之后赋闲在家，没事儿了就要到苏扬饭店捧个场。“您一个月来这里几次？”记者提问，老赵呵呵一笑，“几次？我三天两头过来吃，别人都问了，说我是这里的股东，要不怎么总来吃。”“我就图这里的菜口味清淡，种类多”，说罢，老赵开口点菜，“老规矩，茭白炒肉丝！”

除了是老板，陈建军还有一个重要身份——苏扬饭店的大厨，后厨三人，除了他，其余两名厨师都是山西人。饭店开了多久，两个山西后生就在这里呆了多久，不离不弃。

“老板人好又很细致，能考虑到别人的感受”，来自吕梁的王君君对

陈建军不吝夸赞。嘴上说着话，手里也没闲，他将厚厚的豆干削成薄薄的片，再切几下，不足2毫米宽的细丝“列队登场”，这手艺，那叫一个绝。来自长治的李辉正在炒菜，在南方人开的饭馆呆了十几年，北方人李辉的口味也发生了变化，“回到家，老婆孩子都不爱吃我炒的菜，嫌菜颜色淡，味道也淡。”

作为一家淮扬菜馆，苏扬饭店成了陈建军的江苏老乡经常聚会的场所，“太原的淮扬菜馆子也有不少，但他们都说我家的饭菜味道比较正宗。”谈及于此，陈建军言语中颇有几分自豪。

除了老乡，每年的8月1日，苏扬饭店还会迎来一批特殊的客人。陈建军的父亲年轻时曾在太原当兵，后来转业回到了老家。退休后，父亲重回太原帮儿子在饭店打下手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。而父亲曾经的战友中有20多人生活在太原。与这些战友取得联系后，每年的8月1日，就成为他们相聚的日子。在苏扬饭店喝着山西汾酒，吃着南方菜肴，昔日战友把酒言欢，回忆当年峥嵘岁月。

“每年8月1日，他们都会在这儿聚会，不过现在人越来越少了，最初有20多个，现在只有十几个了。我父亲前些年也去世了。”话未说完，陈建军红了眼眶，随后便是久久的沉默。思念无声……

记者 任蕾 文/摄